



↑張蘭澄的雙胞胎孫女幫忙製作春節應景食品，模樣超萌。（圖／梅淑慧）

憶眷村過年 心靈富有 的美好時光

→張蘭澄（右）與梅淑慧（左）伉儷情深。（圖／梅淑慧）



臘肉，一塊塊穿好繩子，放在院

早年眷村雞犬相聞，每逢春節與元宵節，總是全村熱鬧開慶。退役少將張蘭澄與妻子梅淑慧表示，眷村住民來自大江南北，習俗不同，但濃濃的人情味，將眷村民的心都牽繫在一起，那段竹籬笆裡簡單但心靈富有，至今仍讓人懷念。

張蘭澄的父親張聯枝將軍，民國四十七年曾在八二三砲戰中擔任少將副師長，因此張蘭澄從小隨父親及家人住進安置八二三砲戰官兵的新竹金城新村。六十二年，張蘭澄與妻子梅淑慧結婚，梅淑慧從小時候居住的影劇三村搬進金城新村；金城新村後來配合政府政策改建為華夏金城社區，張家於一〇五年遷入新居。夫妻倆在眷村住了數十年，對眷村的春節與元宵節有深刻的體

會。

初一吃湯圓 象徵團圓

「除夕時村內家家戶戶都會拜祖先，因為我的父親是北方人，所以我們家的供桌上會有餃子這道供品。」張蘭澄回憶，小時候，孩子們最喜歡過年了，早期軍公教人員比較清苦，只有過年，才在餐桌上看到一些雞鴨魚肉。

雖然過年食材比平常豐富，但還是比不上一般民眾，不過眷村人習性節儉，就算食材有限，眷村媽媽們也會想法子變化，例如一樣食材往往不只一個吃法，於是就有各式各樣眷村菜餚的創意，「這也是過年的樂趣。」

年終大掃除時，眷戶會把家具搬到寬大的院子裡，將家裡整理乾淨，也重新調整家具位置，意喻新年新氣象。再來就是把原本用粗鹽醃製再

豐放在乾水缸裡的臘肉，一塊塊穿好繩子，放在院

手做竹燈籠 喜鬧元宵

在梅淑慧的印象中，到了元宵節，還會再吃一次湯圓，是一般糯米包餡的湯圓。除了吃美食，元宵節也是眷村小孩最高興的遊玩時間。以前眷村小孩都是自己

己做燈籠，用細竹條編成燈籠框架，糊上棉紙或玻璃紙，上端以鐵絲穿過，綁上竹篾當

做提手；底部嵌入小鐵釘，方便插上蠟燭，自製燈籠就大功告成。

若是棉紙做的，上面可以畫些喜愛的圖案；若以各式玻璃紙做成，燈光透出來就是彩色的，相當耀眼。

但調皮的男孩們覺得提燈籠不夠刺激，常會自己製作火把；截取一段竹子，將外表稍加磨平，倒入煤油，塞進布條等易燃物品，自製火把即告完成。

眷村的元宵夜，孩童們成群結隊走在路上，男孩高舉火把，女孩提著燈籠，一場驚險萬分的夜遊探險就此展開。

竹籬笆記憶 亟待傳承

張蘭澄表示，眷村還在時，大家互動頻繁，不同家庭的小孩都玩在一起，現在改建的大樓林立，大家平常很難見上一面，小孩也是各玩各的。他期待眷村文化除了留下令人垂涎的特色菜餚之外，也能在經歷時代變遷的榮民、榮眷努力傳承下，完整保留那段竹籬笆記憶裡的菁華與美好。（記者陳婉彬／採訪整理）

【受訪者】張蘭澄，三軍大學（今為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正規班七十一學年，陸軍少將退役。梅淑慧，曾任職新竹團管區後備軍人服務科。

我在大陳島吟詩抗敵

↑蕭政賢以練字養生。（圖／蕭政賢）



我駐守在大陳島的一處山凹裡，只有幾戶居民。我在軍官戰鬥團團本部第四組（補給組）當司書，司書室有五位「小伙子」，他們四位都是雞毛性格，閒不下來，一有餘暇就向外跑，唯我一人不想動，常為他們「值班」看守駐地。把自己「關」在駐地裡，精神食糧異常匱乏，空虛、寂寞自然就隨之而來。

島上有一份叫《江浙日報》的油印報紙發行，它也有副刊，刊登些簡短小品、小詩之類文字。一時興起，便顧不得文字青澀淺顯，試寄三言兩語的小詩到報社，不意竟被採用。這給了我抒懷的出口，便繼續投稿。它經常登，我就繼續寫，直到後來離開為止。

近日整理舊囊，發現一本泛黃的筆記簿裡，記著整本的小詩，正是那時所寫；曾在日報副刊上的也都在裡面，多為記錄對時局感懷與悲憤、殺敵的胸中壯志等。茲抄錄幾首如下：

《海濤》

整日有你的雄壯的歌聲，沒有沉寂；終天有你的親暱的呼吸，不感孤單。你永遠激盪著石岸，磨礪人們堅毅的情操。你時時翻起白浪，讓人回到現實的懷抱。激起我唯一的願望——殺敵復仇！

《海岸線》

狂風毀不了你；惡浪滅不了你。一望望去，碉堡林立，壕溝連綿。像隻張開大口的獅子，只要獵物來襲，定吞噬它全軍覆滅！

舊詩吟唱

某天，我在民宅角落雜物堆裡，發現一本「書」，滿布灰塵，連封面都不見了。我想一定是前駐游擊隊遺棄的，好奇拿出一看，竟是本《唐詩三百首》，如獲至寶，喜不自勝！

我逐頁將灰塵清乾抹盡，水漬過的模糊字跡重新填上，並加上封底面，上書「唐詩三百首絕版本」。

有了它，我便有了陪伴。卷不離手，也提筆自作絕律，向同事朋友們吟唱，娛己娛人，鼓舞士氣。茲抄錄幾首自作絕律如下：

《守堡吟》

砲雷風雨急，堡裡寂無邊。秋夜長過，持槍不敢眠。

《海上吟》

海上日多雲，蕭蕭肅肅風。金風吹落葉，永夜映波紋。戰事溫溫緊，千戈小島紛。時危臨此境，悲憤角聲勤。（註：溫溫即溫州灣，大陳島位於溫州灣出口。）

《孤島夜吟》

風雨夜飄搖，岩礁正漲潮。長鐘連海氣，短袖度寒宵。人靜驚聞角，雲低怕弄潮。邊陲戎馬急，孤島戰塵驚。

《女青年工作隊大陳勞軍》海島群芳絕，終年不見春。木蘭天下降，戰地笑聲頻。

【作者速寫】蕭政賢，九十五歲，曾任政工官、指導員，陸軍上尉退伍。

大陳島與我



大陳島位於浙江省，島上有來自大江南北的居民，其中有部分居民因為在福州、舟山等漁場工作，在大陳島躲避颱風，而與島上居民產生交流；也有些大陳漁民，到福建沿海販賣漁獲，和當地居民往來頻繁，例如我的爺爺是大陳人，奶奶是福州人。因島民與外地民眾的頻繁交流，島上後來衍生為福州、溫州、臺州等三種語系的居民，「戚」、「盛」等比較特殊的姓氏，在這裡也就不足為奇。

大陳很貧窮，住宅多是用一塊塊石頭堆起的房子。大陳撤退發生在過年時節，那時共軍每天轟炸，有些居民不慎被炸斷手脚，但多數漁民為了生計，還是照常捕魚。當時胡宗南、沈之岳兩位駐地長官，處事貼近大陳居民，蔣故總統經國先生也常到大陳了解民情，尤其對漁民的狀況非常關心。

家人告訴我，政府實施撤退行動時，大家都遵守秩序，就像現今某些有計畫的遷村一樣。不同的是，大家都相信過一陣子就會

回來，因此許多島民在自宅掛些識別物，證明房屋是有主人的，只是暫時外出避難。也因為這樣，所以大陳人僅帶著幾件衣服等簡單家當就登船了。

我的大哥、二哥、大姊到臺灣時，分別是一歲、九歲、六歲，三哥是在船上滿月的；到基隆港後，我們家被分配住在小學校園裡，幾個月後四哥出生，我是在四十七年才出生。之後我家搬入新建的花蓮美侖大陳新村。

政府對來臺的大陳義胞第一代的，若原來是漁民，就安排在漁

↑祖籍大陳的陳力榮以江浙菜聞名餐飲界。（記者林建榮／攝影）

村，做生意的多數安排在酒廠；另有一批來臺時十五、六歲的大陳青年，被安排到員林實驗中學就學，畢業後從事教職及調查局工作。大陳義胞第二代中，也有學歷較高者，不過據我的印象，大部分人的工作是從西服、皮鞋、餐廳學徒開始，女性則是幫傭；有些第二代有幸進入海員工訓練班，畢業後進入遠洋商船工作，雖是外籍船員身分，但收入較前幾類工作高出許多。

當兵前，我在餐廳擔任學徒，磨練技術；在馬祖北竿服役時擔任伙房工作，遇上經國先生到此巡視兼避壽。聽到他的大名以及要來巡視，我們這些小兵腿就發麻了，更何況是和經國先生說話？所以大夥兒對他的問話都一五一十回答。

經國先生第一天到北竿就寢時，我幫忙鋪床，他問我從哪裡來，我回答「家住永和，是大陳義胞。」我永遠忘不了他聽到這四個字時，特別激動的神情與動作，接著以感動萬分的表情和家

鄉話對我說：「唉呀，你是大陳義胞呀。」第二天，經國先生下令將原本隨侍在旁的衛士暫時撤下，原來是知道我是大陳義胞後，告訴身邊人員說：「這個人你們不用留意看守防備，他（大陳義胞）比你們還要忠心耿耿。」

為了回報經國先生，當時在伙房工作的我，以自己的手藝，將部隊現成的魚獲等食材，煮成「燜燒黃魚」等幾道大陳島口味的料理，並做了壽桃為他祝壽；經國先生對我的手藝讚不絕口，也激勵自己踏上廚師這條路，改變了我的一生。

回憶此事，我認為經國先生當時的激動，來自他長期關心大陳人，並已與大陳人產生水乳交融、刻骨銘心的感情。來臺的大陳義胞一萬多人，皆依照政府規劃，居住在臺灣各鄉鎮，對每一個鄉鎮來說，都多了一股穩定的力量，也對後來政府的施政有很大幫助。（陳婉彬／採訪整理）

【受訪者】陳力榮，民國四十七年生，曾於馬祖北竿一九三旅擎天部隊伙房服役，目前是「極品軒」餐廳主廚。父母親為大陳義胞，曾參與大陳轉運作戰。